

# 单县15件民生工程复工按下“快进键”

**本报讯**(通讯员 刘厚珉)连日来,单县太行堤河龙王庙镇辖区段清淤现场,机械穿梭,热闹非凡。其标志着单县人民政府向群众承诺的重点水利工程建设进入总攻状态。

据悉,太行堤河全长19公里,流经龙王庙、蔡堂、朱集等乡镇,是单县区域较大的河流之一。该县水务局工程科科长孟宪龙介绍说,太行堤河淤积严重,河道变窄,

堤防损坏,行洪除涝能力降低。

按照“5年一遇除涝、20年一遇防洪”的标准,单县首个实施太行堤河清淤工程,其包括堤防加固、河道疏挖、堤防道路、涵洞建设等,将解决流域近10万亩农田排涝与灌溉的问题。

目前,包括太行堤河在内的3条河道清淤、7座水闸建设齐头并进,成效明显。作为交通民生重点工程,单曹路、单丰路提升工

程复工以来,责任单位和施工方全员上岗,全力以赴,确保今年竣工通车。

今年,单县人民政府承办15件民生工程,涉及教育、扶贫、卫生、城建、交通等十几个民生领域,并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把时间抢回来,把进度赶回来,把工作追回来,按下“快进键”,全力开工复工,为确保完成年初计划奠定基础。

## 专业设备上门抽,集中生产有机肥 单县推行农村粪污处理一体化

**本报讯**(通讯员 刘厚珉)农村旱厕改造产生的粪污如何进行无害化、资源化处理?近日,随着单县浮岗镇人畜粪污一体化处理设备的调试成功,这一困惑农村人居环境的问题得以解决。

4年前,浮岗镇时老家东村村民苏凤芝家进行了厕所改造。告别了蚊蝇肆虐、臭气熏天的旱厕,然而,眼看着化粪池内越积越多的粪水无法处理,让苏凤芝再次犯起了愁。“我想花钱抽出来,但找不到能干的人。”苏凤芝说,由于粪水长时间没有抽取,一遇闷热、阴雨天气,厕所附近就有异味,特别是天气转暖,更加让她发愁。

前几天,村委会通知,有专门抽污车来抽取化粪池内的粪水,苏凤芝第一个报了名。从抽污车开到家门口,到抽完粪水,用了六七分钟,苏凤芝家积存了4年的厕所粪水被收集干净。

收集的粪水被运至单县舜

天集团在浮岗镇建设的环卫项目部,进行集中处理。

单县舜天集团技术研发部负责人韩延镇介绍,粪污处理设施不同于其他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厂主要处理一般的生活污水,COD一般在300到500之间,而粪污处理设施处理的浓度相对较高,针对性、专业性加强,达到无害化、资源化处理的目标。

人畜粪污一体化处理是利用现代自动化控制技术、生物菌发酵和生化技术集成化结合,经过一系列的处理工艺和现代化技术手段,可以把粪便和养殖等污染物中的固体物分离出来,用发酵腐熟技术,生产有机肥,施用瓜果蔬菜。

目前,单县舜天集团在浮岗镇建设的人畜粪污一体化项目处理能力达到每天200立方米,可满足100余户农村群众的需求。据悉,该项技术正在全县农村推广。

## 晚登琴台留仙迹

唐代,单县为单父,有“一里三台”胜景之说,其中琴台(又称半月台)因李白、杜甫、高适、陶沔联袂登之,把酒赋诗而得名。

传说当年李白奉召进京,躊躇满志,自恃无人,遭权贵妒忌,“仰天大笑出门去”。唐天宝三年,李白辞职离京,畅游天下,经洛阳时与杜甫不期而遇,遂受宋州单父尉陶沔、单父主簿族弟李凝邀请,来单父游玩。单父名流显贵多崇拜李白、杜甫,故备受款待。

当时,单父城东南筑有月牙状台子,为春秋时期孔子的弟子宓子贱任单父宰时“鸣琴而治”的地方,被誉为“琴台”。目前,虽经两千年风摧雨蚀,琴台依旧存在,是单县重要的文化遗产。

是年,包括李白在内的竹溪

六逸之一的陶沔,为迎接李白、杜甫、高适莅临,重修琴台。琴台之上,诗圣诗仙把酒高歌,吟诗作对,再续情缘。推杯换盏间,李白兴致盎然,抒怀畅吟,留下了题为《登单父陶少府半月台》诗作:“陶公有逸兴,不与常人俱。筑台像半月,回向高城隅。置酒望白云,商飙起寒梧。秋山入远海,桑柘罗平芜。水色绿且明,令人思镜湖。终当过江去,爱此暂踟蹰。”其最终意思是“本来想到江南去玩,却途中被单父美景吸引,不得不留在单父玩起来”。

据记载,李白曾来单父4次,累计居住数月。其间常到琴台饮酒作诗,以释情怀,共留下8首赋单诗句。从《携妓登梁王栖霞山孟氏桃园中》之“碧草已满地,柳

与梅争春”到《早秋单父南楼酬窦公衡》之“白露见日灭,红颜随霜凋”,从中可感受到当年单父四季醉人的美景和作者对单父的喜爱之情。

杜甫在单县留下两首诗篇,在题为《昔游》《遣怀》中写道:“昔者与高李,晚登单父台”“忆与高李辈,论交入酒垆”,“高李”所指的就是高适和李白,所描述的是在单父挚友交心、饮酒赋诗的快乐生活。后来,李白、杜甫、高适、陶沔被后人誉为“琴台四君子”。如今,单县在开山公园建造了“四君子”聚首雕像和赋单诗墙;改建的湖西公园重点恢复了琴台、天台、晒仙台“一里三台”遗迹,让世人在沧桑巨变中感受“仙风圣迹”。 通讯员 许珂

## 一个基地“牵手”万人种香菇

**本报讯**(通讯员 刘厚珉)3月24日,单县张集镇立源菌业生产基地,戴着口罩、测过体温的香菇种植户张美丽,兴高采烈地将6筐新鲜香菇搬上磅。“暂时寄存这里的恒温库里,等来收购的,跟着基地的大货,一块儿就卖出去了。”等着过磅的张美丽说。

工人把张美丽的香菇推进了恒温库,随后又接连来了六七辆三轮车的香菇。基地负责人王培波说:“基地之外的香菇种植户都把香菇送到这里,我们统一储存、统一价格、统一销售,大家跟着基地走,保证了效益,而且还少出力、少操心!”

据悉,这个菌业基地占地140余亩,是整合25个村的扶贫资金建起来的,拥有菌棒生产

车间和生产线及蒸箱、接种、烘干车间、设备等,光智能育菇棚、养菌棚和恒温养菌室就有134个,空气源烘干设备一天能烘干1吨鲜菇,基地年产值1200多万元。“这些设施设备不是一家一户能购置拥有的,我们集扶贫‘小钱’办增收‘大事’,带动更多的贫困户脱贫。”张集镇政府干部徐葵花说。

近年来,张集镇实施香菇产业发展“三步走”。打造香菇基地的第一步“走好了”,对群众的引领力、带动力越来越大;第二步是在全镇每个村建设示范棚,租赁给群众,安置本村贫困户进棚务工增收。“第三步我们正在走,逐步引导家家户户种香菇,由基地统一提供菌棒、技术指导和储存销售,农户只需种好了、

送过来就行了。”张集镇镇长黄鹤说。

张美丽家去年租赁了村里的两个菇棚,一年可收四茬香菇,如今已收了两茬,基本收回了本钱,剩下的或多或少都是赚的。“一个棚能收入15000块钱,出力不大,关键是省心,不愁卖!”张美丽笑得比香菇还“香”。

如今,张集镇一个基地连起千个大棚,牵手万余农户,凝成了香菇产业链上增收脱贫的巨大引力与合力。

防控新冠肺炎疫情以来,“链上”的菇棚种植基本没有受到影响。该镇按照分批、有序、错峰的要求,优先组织贫困户劳动力进基地务工,推行“两公里”复工复产模式,实行网格化作业方式采菇。韩素丽、张爱



基地菇棚里,工人正在收菇

琴等是基地的工人,一天收菇100多千克,再加上管理的固定工薪,一天可收入150元。

张集村的12个菇棚由富裕户王立新、张荣征承包,安置本村8名贫困乡亲进棚务工,每人每年增收25000多元,而自个能净落20多万元。

结束采访时,王立新所在的“香菇产业群”里,基地特聘

技术员许少刚正在“上课”：“这几天有不少亲人问,香菇为啥出现畸形的多,菇面还黑?我给大家说说原因,不要着急。这是因为气温过高造成的,大家可以在中午头上多通通风……”“老许刚从老家河南来换班,一时转不过来,就在微信群里视频指导。”王培波告诉笔者。